



[日本]
门井庆喜 著
田肖霞 译

天才的价值

他的名字取自艺术之神缪斯，
他能让艺术品开口说话，他不是天才，他是一位美术神探……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

天才的价值

(日本)

门井庆喜

著

田肖霞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才的价值 / (日) 门井庆喜著; 田肖霞译.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1. 7

(乐读文库)

ISBN 978-7-5447-1681-9

I. ①天… II. ①门… ②田… III. ①短篇小说-作品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030811号

TENSAITACHI NO NEDAN by Yoshinobu Kadoi

Copyright © 2006 Yoshinobu Kadoi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in 2006 and 2010 by BUNGEISHUNJU Ltd.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BUNGEISHUNJU Ltd. through Owls Agency Inc., Tokyo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1 by Yilin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11-15号

书 名 天才的价值
作 者 (日本) 门井庆喜
译 者 田肖霞
责任编辑 王振华
特约编辑 颜颖颖
原文出版 文艺春秋, 2006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南京市湖南路1号 210009)
销售电话 010-84910228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890 × 1280 毫米 1/32
印 张 8
字 数 108千
版 次 2011年7月第1版 2011年7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447-1681-9
定 价 26.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天才的价值	5
纸上的岛屿	53
涅槃的清晨	101
维米尔之争	149
遗言的颜色	201

神永美有他自己说过，“美有”这个名字取自艺术之神缪斯。
今天看来，他果然拥有与神灵之名相符的鉴定力。

天才的价值

1

假设有一幅画——

要辨认它是真迹还是赝品，我们通常用身体的哪个部分呢？

当然是眼睛。

然而，那个自称为神永美有的年轻人却伸出一小截舌头，用手指着说：“是这儿。”

“如果是赝品，我一看就会感觉到苦味，就像煮过的杂草那样的苦味。如果是真迹，我会感觉到甜味。”

“你对任何美术品都会产生这种味觉吗？”

“都有效。”

“那么，今天的画也最好让你鉴定喽？”

我半开玩笑地说。对方微笑着点头，像是没把这当玩笑。

“还有一条，”我接着说，“希望你也对画商这类人做鉴定。他们让人这么候着，算是家常便饭吗？”

我之所以会这样说，是因为我们被晾在白石灰墙包围的地下

室里，已经过了二十多分钟。

“要花工夫准备吧。没办法，毕竟，”神永停住口，悄然扶了一下圆形的金丝眼镜，“这可是波提切利^①的作品。”

语气里充满了讽刺。

“果然啊，”我探出身子，“你认为是赝品？”

“在看到实物之前不知道。不过按常理来说，真迹的可能性不大。佐佐木先生您也是这样想的吧？”

我点点头。神永的这个说法还算是谨慎的，事实上，必须是格外乐天的人物，才能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顶级画家的作品留存至今却无人知晓其存在这种事情深信不疑，何况我好歹是个美术史专业的学者。坦白说，我来这里，无非是出于某种好奇心乃至爱起哄的心理，是想见识一回古代的画作被挂上现代的价格牌并加以推销的现场，也就是个光看不买的顾客。

可既然如此，这个皮肤白皙的青年为什么要来呢？是出于和我一样的理由？他平时究竟在做些什么？刚才在楼上的大厅互致问候时，他没给我名片，也没有说清自己的职业。这就像没有招牌的店铺一样让人困惑。但另一方面，他举止优雅，嘴角笑意不绝，一举一动都充满沉稳的自信，乍一看就不是普通人。

“算了，都这会儿了也不至于回去吧。”

在我说话的瞬间，门开了，我和神永条件反射地起身。

“我来晚了，非常抱歉。”

一个秃顶肥胖的小个子男人大声说着，慌慌张张地走进来。

① 桑德罗·波提切利（Sandro Botticelli, 1445—1510），欧洲文艺复兴早期的佛罗伦萨画派艺术家。

他的额头泛着潮红，上面渗出密密麻麻的汗水，像是结了一层露。他刚遇上我的视线，就从兜里摸出钱包，递上名片，并用力握住我伸出去的手。宛如动物油脂般的汗水黏糊糊地抹了我一手，让人很不舒服。

横泽画廊 总经理 横泽忠郎

名片上拥有这等头衔姓名的画商又以同样的程序向神永打过招呼，然后转过身子，迈步爬上他刚走下的台阶。

“两位即将观赏到的画，是这座馆的第一代馆主瀑田则定伯爵亲自前往东欧——现在的斯洛文尼亚共和国——购入的作品。那好像是明治天皇驾崩第二年的事。在当时，不，就算以现代的眼光来看，这也堪称壮举。故意把视线偏离伦敦、巴黎那样的巨大市场，而且还寻觅到价格便宜的珍品，这样的收藏家真是寥寥无几——当心！”

他突然怒吼一声，因为一个穿制服的年轻女孩正打算从狭窄的走廊穿过，肩膀碰了我一下。我说不用介意，于是横泽哼了一声，吩咐她去准备三个人的咖啡，然后重新开始讲述。其话语之流畅，声音之宛转，说明在此之前他已经把同样的话说过多遍，使我产生仿佛正在被强行推销人寿保险的特约条款的错觉。

我们在谈话达到高潮之前来到了摆放画作的房间，横泽俨然遗憾地皱着眉：“我就不再自夸了，最好是上实物。来吧。”

说着，他推开白色涂料斑驳的木门。

“终于到了和大师面对面的时候。”我耳语道。

“或者——是和大师的影子面对面。”神永微笑着说。

一进门，里面是一间四面砌着红色砖墙，约十个榻榻米大小的房间。正对着门开有五十厘米见方的窗户，毛玻璃使杂树林朦胧地

扭曲着，这让人想起房子的建造时代。我并不讨厌这种感觉。

“那么请欣赏——波提切利的作品《秋》！”

横泽大声说道。接着，他面向我们往旁边走过去，把尺寸超过一张榻榻米大小的布料拨到一旁。

我屏住呼吸。

画被严丝合缝地嵌在墙内。

笔触酷似波提切利。

在结束收获的葡萄田里，狂欢的宴会正在进行。画面正中趴着一个一丝不挂的年轻女人，朝天空伸展着右腿。她闭着眼，似乎正发出些许声音，已然神志恍惚。在她身旁站着一个肌肉发达的褐肤年轻男子，他发出快乐的叫喊，同时弯下腰，把左手贴在女人的脖子上。那姿势仿佛马上就要把下半身顶入女人的双腿之间。

画面的右端有另一对年轻男女，两个人也都是全裸。男人露出猥亵的笑容，低头注视着女人。女人跪着紧抱住男人的腿，她的侧脸正好挡住了男人的局部。男人的右手握着结有大颗果实的葡萄串，滴落的果汁染在女人的肩上。

主持宴会的是画面左端伸腿而坐的年轻男人。他那肌肤白皙的上半身倚着葡萄树，仅在腰间缠着一小块红布，左手高高地举着银制的酒杯。他的眼神浑浊，或许是因为已经喝醉了。

“这么说，这是狄奥尼索斯。”我嘀咕道。

“正是，”横泽立即回答，“是酒神。就是说，这幅画描绘的是那个希腊神话中出现过的著名庆典——狄奥尼索斯庆典。”

真微妙啊，我想道。波提切利曾在一段时期内把古希腊的神灵们画到腻烦，这是事实，所以很容易把这幅画也认定为是那一时期的作品之一。但同时，如果考虑到他处理神话的笔触总是简

练而不鲜明（且看那幅《维纳斯的诞生》），就很难说这份狂野是他的风格。

即便如此，这至少的确是一幅一流画家投入了灵魂的作品吧。格外鲜明地烙印在我眼中的是彩虹。从烂醉的酒神脚边往天空绘出的流畅的弧线，作为彩虹来说是属于相当纤细的，只有五厘米左右的宽度，却完整地涂上了七种颜色，而且色彩分明。这不禁让人感叹，如此精致和美丽的彩虹，果然适合成为连接天界与人间的桥梁啊。

窥一斑而知全豹，土的质感、银杯的光辉、女人们腰部的富态，全都为提高画作的整体价值做出了贡献。即便不是巨匠的作，它肯定也是一幅适合陈列在大型美术馆的画作。

一个异样的声音使我的思绪回到了现实世界。

我回过头，只见神永用手遮着嘴巴，大睁双眼，全身微微颤抖，牙关没有合拢。

“你没事吧？”

“咖啡。”

“嗯？”

“咖啡还没来？”

他大声说道，随即迈步走向出口那边，差点撞上正要进来的女孩。女孩用托盘端着三份咖啡，大概是应总经理刚才的吩咐吧。神永也没好好道谢，一口气喝干了其中一杯，又把脑袋转向这边。咖啡附带的方糖和奶罐显得比生鱼片的配菜还要寒酸。

“好甜，嘴巴里充满了强烈的甜味。”

他的声音漂浮不定，仿佛立刻就会消失一般。

“这是真迹。”

2

三天后。

我出席了学会的会议。被迫长时间面对来年春天的研讨会会场要选在哪一所大学这个与学术相距甚远的主题之后，我在席间遇到了久违的学生时代的恩师竹井彰老师，他邀我前往附近的意大利餐馆用餐。用过前菜，头盘上来的时候，我问：

“您认识一个叫神永美有的男人吗？”

我估计老师肯定知道些什么。

因为他不仅仅是个在教室讲授印象派的教授，他还是个拥有诸多身份的人：既是买卖画作超过三十年的炒家——每年从这上面获得的收入是本职的几倍；也是个举世为之哑然的美术史学家——两年前，他在吉隆坡一位富农的仓库里发现了十四幅藤田嗣治^①的画。

① 藤田嗣治（1886—1968），法籍日本画家，以其画作中女性的“乳白色肌肤”著称。

藤田嗣治的事让我格外地感叹。确实，以“巴黎派”画家著称的藤田嗣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以日本军队的随军画家身份辗转于各处战场，创作过大量爱国题材的作品，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调查藤田的轨迹，得以成功找到就连那位富农本人都不知道的画作，其背后需要多么宽广的人脉和多么细致的信息收集能力啊，真让人张口结舌！老师果然知道神永，只见他干脆地点头道：“仅仅是传言啊。”

“那，请说说看。”

我把牛肝菌烩饭送入口中，同时把三天前发生的事讲了一遍。

“可能真的是波提切利呢，要是他这样断言的话。”

“您认识他？”

“嗯，”老师把脊背靠在椅子上，“你知道塘鹅事件吗？”

“塘鹅？”

“那起事件在一部分相关人员之间成了传说呢。这位名叫神永的人，我没有直接和他联系过，不过，据说他确实是个拥有特殊才能的人。两年前，有过一次拉斐尔前派的大规模展览，是吧？”

老教授举出一所国立美术馆的名字。我也清楚地记得，那次展览上展出了罗塞蒂^①、亨特^②、米莱^③等人的画作。宣传也是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好像还在黄金时段播放过电视广告。

“在那次展览上看穿赝品的人就是他。准确地说，他看出了

① 但丁·迦百利·罗塞蒂 (Dante · Gabriel · Rossetti, 1828—1882)，19世纪英国拉斐尔前派代表画家。

② 威廉·霍尔曼·亨特 (William · Holman · Hunt, 1827—1910)，英国画家，拉斐尔前派创始人之一。

③ 约翰·艾弗雷特·米莱 (John · Everett · Millais, 1829—1896)，英国画家，拉斐尔前派创始人之一。

那画幅是复制品。他参观了一遍展览，然后买了图录当场翻阅起来。接着，他和店里的女孩打招呼，说‘与实物不一样’。他用手指着的，就是伯恩·琼斯^①的《塘鹅》。”

老师瞪大眼睛，仿佛自己就是那个女孩。他的眼珠子好像都快要掉出来了。

“他是说，展室里的画和图录上的画不一致——”

“他是这样断言的。”

让神永停住手不再翻阅图录的作品，是一幅描绘一对塘鹅嘴对嘴给巢里的幼鸟喂食的画。这是美术史上的重要作品，完成于一八八〇年前后，画家四十七岁的时候。

“在那幅画中，塘鹅幼鸟正张着嘴等待食物，对吧？神永指出，幼鸟嘴巴张开的角度有所偏差。他和馆员两个人一起回到陈列室，将实物与图录中的画进行比对，直到拿出测精度用的分度仪来测量，才确定事实的确如他所说。有了数字，就没有争论的余地了。”

“角度差了多少？”

“两三度。”

我叹了一口气。显微镜般的眼睛和能将眼睛捕捉到的影像如实存储的头脑，如果不具备这两点，就不可能有这样的本领。

“内部调查的结果，弄清了令人惊异的事实。拥有画作的伦敦威廉·莫里斯美术馆一开始就声明只出借复制品，但日本方面的负责人却擅自向上司报告，说很高兴能借到真迹。当然，解说词没有写出应该加括号标明的‘复制’二字。这本来会是个大丑

^① 伯恩·琼斯 (Burne-Jones, 1833—1898)，新拉斐尔前派最重要的画家之一。

闻，他们让数十万观众参观了赝品。”

“复制品和赝品不同吧。”

“世人可不这么看。被花哨的宣传给吸引，付了昂贵的参观费，却只能在图录上看到《塘鹅》的真迹，这就是受了骗。不过，从报纸杂志没有闹得沸沸扬扬来看，一定有人妥善地封锁了传言。听说文部省大臣也助了一臂之力。年轻馆员的独断对美术馆来说也是个很好的借口，美术馆把他炒了，整件事就结束了。”

我深深吸了口气：“我不知道这事。其实我也去了那个展览，《塘鹅》我也认真看了。”

“你看不出是复制品吧？”

“图录我也好好地买了。”

神永在当时也是根据味觉下的判断吧。他本人说过，“美有”这个名字取自艺术之神缪斯。果然是与神灵之名相符的鉴定力。

“神永买下波提切利没有？”

这一回是老师发问道。

“还没有正式签约。不过，他反复叮嘱画商，说会马上准备钱，让他不要把画给别人。”

“多少钱？”

“八千五百万日元。”

“太便宜了！”

老师把戳有肉片的叉子一举，周围的视线齐齐朝我们看过来的。老师耸耸肩，像在表示刚才发生了小小的失误，他压低声音说：“这样的价格，就连外行也骗不了。”

老师的话并非夸张。日本一家保险公司曾拍下梵·高的《向日葵》，当时的购买价格约为六十亿日元。那么，无从想象，比

《向日葵》还要早四百年的名画该标多高的价。八千五百万的价格便宜得要命，因此显得事有蹊跷。

“佐佐木君怎么看？那幅画有没有什么可疑之处？”

“坦白说，我不知道。”

“颜料呢？”

“是蛋彩。”

蛋彩，也就是用鸡蛋溶解的颜料。从古代开始一直到油画首次在西洋史登场的十五世纪中期为止，蛋彩始终是占主流地位的颜料。不光是波提切利，还有乔托^①、安吉利科^②、达·芬奇，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巨匠们全都忙着在画到一半的画作跟前打破鸡蛋。“可是，比起工具和笔触，更让我感到稀奇的是将那么大的一幅画整个儿嵌到墙里的本事。连同画框哦，您知道这样的例子吗？”我接着说。

恩师答了句“不知道”，他把面包浸入深棕色的酱汁里，回到刚才的话题。

“你还会见到神永吗？”

我的话似乎没怎么引起他的兴趣。

“不，大概不会再见了。我不买那幅画，而他想买，我们仅仅是这种关系。”

我突然有种惋惜的心情。如果我早知道他是个拥有卓绝鉴定能力的人，那天就能用另一种眼光来观察他了吧。那样的话，我就能从他的言辞间听出言外之意了吧。

我们不久便离开了餐厅。

① 乔托·迪·邦多纳（Giotto di Bondone, 1267—1337），意大利画家与建筑师，被认为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开创者，被誉为“欧洲绘画之父”。

② 弗拉·安吉利科（Fra Angelico, 1400? —1455），意大利文艺复兴早期画家。